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插图

红楼梦

小和山樵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上



非外借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红楼梦



小
和
山
樵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出品人：

李久军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

于晓北 于茂昌 李正刚 衣国强 陈 澈
步庆权 金海滨 林洪海 赵云长 梁 昌

责任编辑：

陈 澈 于 澜

藏
书
票



装帧设计：

滕文静

编 务：

于 澜

电脑制作：

杨 鑫 郭志芹 李 莹

出版者说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现象，那就是白话长篇小说续书。明、清以来，凡是有影响的，尤其是那些称得上“名著”“奇书”的小说，都会有“续作”出现。简言之，就是在某部小说问世后，就有人依傍它的人物、故事，以原著为基础进行再创作，从而形成与原著既有联系，又独立成书的新作品。这种同一题材的故事多种敷衍生发的文学现象，就是“续书”。

白话长篇小说的续书现象是伴随通俗文学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当长篇小说在宋、元之际已蔚为大观之后，到明代就已经有续作出现，到了明中叶，续书现象空前发展。《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明代“四大奇书”的出现和流布，极大地推动通俗文学包括白话长篇小说的繁荣，直接带动小说续书的繁盛，到明末清初则出现了续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如果说明代的续书还主要围绕那些较有影响的名著、佳作等，到了清代则打破了这种习约，许多普通的白话长篇小说也都成了续叙的对象，而且从初时的“一书一续”发展为“一书多续”，甚至出现了“一续再续”的现象。当然，从总体上说，大多数续作比起原著来，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艺术造诣都难以望其项背。

较早注意到续书现象并加以分析批评的是清康熙间的刘廷玑。他在所著的《在园杂志》第三卷中这样指出：“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有后以续前者，有后以证前者，甚有后与前绝不相类者，亦有狗尾续貂者。”他还指出：“……作书命意，创始者倍极精神，后此纵佳，自有崖岸，不独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并观，亦不可得。”在这里，刘廷玑以批评家的眼光，对白话长篇小说续书这种文学现象大胆臧否，虽然有所偏颇，却也难能可贵。

白话长篇小说续书现象，参差不齐却层出不穷，其主要原因，一是“续作”“仿作”的俗文学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喜欢“大团圆”、因果报书作者与书贾结合，借助说的声誉和影响力，附骥业化、高效率的续书经营

在众多的白话长篇名由于独特的主题和艺术构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难以都广泛传播、影响巨大，象，因此成为续作最多的存世的《红楼梦》续书有续作出现。这些续作在对象上，围绕贾府的兴与衰，钗、黛或抑或扬等，对原意义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悲剧世界、悲剧人物、悲背离、翻案，不仅带给读而且丰富和拓展了《红楼这里，我们将几部《红楼梦》名著丛书的一个单元出版，以满足许多读者对《红楼梦》续作的渴望心理。对于有的书中的一些消极的东西，相信读者自会加以鉴别。



《红楼复梦》接原著一百二十回续起。首先是贾宝玉转生于江苏丹徒巨族祝家，取名梦玉；由于伯父、叔父均无儿子而兼挑三房，是个妻妾成群的公子哥。荣国府迁回金陵旧宅，与丹徒祝府机缘巧合，亲如一家。薛宝钗、贾探春二人掌贾、祝两家家业，日渐隆盛。在“复梦”中，宝钗成了一个“全人”，是“太虚幻境中的太第一人物”，不仅领袖群芳，而且文韬武略、无所不能。统帅三军，挂印出征，屡建奇功，最后“解脱成仙”。林黛玉转世岭南节度松家，名松彩芝，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在书中，宝钗与梦玉（即宝玉）情如同胞姐弟，而黛玉最后出场，只是梦玉众多妻妾中的一个。与原著和大多数“红楼”续书不同，本书总的倾向是“扬钗抑黛”。全书力图宣扬“忠孝节义为本”的正统伦理道德，同时还对岭南少数民族进行污蔑和丑化，甚不可取。

《红楼复梦》成书于嘉庆四年（1799），作者小和山樵，是陈少海的号，我们仅知他是广东肇庆府阳春县（今广东省阳江市北）人，他还有“红楼复梦人”等别署。

象从明、清一直延续到民穷，良莠不一却经久不衰。书”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传统；二是“续书”迎合通审美心理，顺应了人们诸如应等文化欣赏心理；三是续已流传于世、受到欢迎的小续貂、谋利赚钱，形成了商运作机制。

著中，曹雪芹的《红楼梦》思，使其无论在思想性还是企及的高度，在当时和后世无疑是绝佳的被续叙的对小说名著。据不完全统计，四十多部，直到当下仍时有原著进行继承、借鉴的基础宝、黛的分与合，以及对著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思想位的释读；对原著所描写的剧结局，或发挥、发展，或者多样的思想和艺术享受，梦》文化的意蕴和内涵。在梦》续书作为“中国古典文



序

原夫桃李园边，芙蓉城畔，心香一线，幻来色界三千；春梦无端，倏起琼楼十二。普天才子，作如是之达观；绝世佳人，唤奈何于幽恨。爱由心造，缘岂天悭。斯则情之所钟，即亦梦何妨续。

吾兄红羽，实稗史白眉。笔花得自青莲，傲文通之五色；心锦分来郭璞，窥子敬之一斑。聚彼芳魂，作吾嘉话。悲欢离合，仙人就三生石以指迷；怒骂笑嘻嘻，菩萨现百千身而说法。奇奇怪怪，既澜翻而不穷；扰扰纷纷，总和盘而托出。画落梅于纸上，无一瓣相同；吐绮语于毫端，正万言莫罄。封姨漫妒，名花本自天来；月老留心，绝世宁真命薄。问天不语，伤心人代诉衷肠；补天何难，有情的都成眷属。灵根未断，前生种向蓝田；智月常圆，隔世重修玉斧。人间儿女，无劳乞巧天孙；意外因缘，一任氤氲大使。

笔妙总由心妙，人工可夺天工。故能青出于蓝，所谓冰寒于水。秕糠前哲，尚何难哉？扬播名流，良有以也！嗟嗟！梦中梦何时真觉，楼上楼更上一层楼。欲将红粉春深，须唤黄莺啼稳。隙驹蕉鹿，空闻子野之三；蚁穴虫窠，不数临川之四。但休向痴人说耳，奚不为知己道之？

嘉庆己未秋九重阳日，书于羊城之读画楼。武陵女史月文陈诗雯拜读。



自序

或问曰：“梦可复乎？”余应曰：“可。”子曰：“吾不复梦见周公。”由此观之，大圣人之梦，复周公之梦而梦之者也。有周公、孔子之梦，而七十子之徒相继而相续，夫然后孟子阐而继之，昌黎承而续之，而程、周、朱、许诸贤相将而复。而周公、孔子之梦，于是充乎天地，贯于古今。而人之生于世者，无不感周、孔之梦，而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化于梦而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节。圣人之梦，岂非天地间之大梦乎！

李青莲曰：“浮生若梦。”而曰：“叙天伦乐事。”可见梦之为梦，实伦常之纲领。生于梦者，正不可须臾离于梦也。释氏曰：“如梦幻泡影。”以梦而冠诸泡影之首，盖以泡影为虚渺之物，而梦则具伦常、行礼义，人民城郭、声音笑貌，可得指而名之也。

是以雪芹曹先生以《红楼梦》一书梓行于世，即李青莲所谓“叙天伦之乐事”而已。天伦，人之所同，而乐之之梦境不一，断无彼人之梦，而我亦依样葫芦梦之之理。雪芹之梦，美人香土，燕去楼空。余感其梦之可人，又复而成其一梦，与雪芹所梦之人民城郭，似是而非，此诚所谓“复梦”也。伦常具备，而又广以惩劝报应之事，以警其梦，亦由夫七十子之续之耳。若以他人之梦，即而梦之，此为梦之所必无者。蛇画成而添以足，难乎其为蛇矣！雪芹有知，必于梦中捧腹曰：“子言是也。”

梦既成，而弁数言于简首。时嘉庆四年岁次己未中秋月，书于春州之蓉竹山房。

红楼复梦人少海氏识



凡 例

- 一、此书本于《红楼梦》，而另立格局，与前书迥异。
- 一、书中无违碍忌讳字句。
- 一、此书虽系小说，以忠孝节义为本，男女阅之，有益无碍。
- 一、此书照依前书绘图，以快心目。
- 一、书中因果轮回报应，惊心动魄，借说法以为劝诫。
- 一、书中不用生僻字样，便于涉览。
- 一、此书雅俗可以共赏，无碍于处世接物之道。
- 一、前书仅写大观园，无暇他顾；此则无事不书，无家不叙，细微周密，未尝遗漏。
- 一、前书人物事实每多遗其结局，此则无不成其始终。
- 一、此书以祝为主，以贾为宾，主详而宾略，阅者勿嫌其疏于贾宅。
- 一、前书垂花门以内房屋不甚明晰，除大观园外，使读者不分方向；若垂花门以外，更不知厅房几进，楼阁若干，名曰“荣府”而已。
- 一、前书荣府应以贾政为主，宝玉为佐，而书中写贾政似若赘瘤，乃《红楼梦》之大病。
- 一、此书内外房屋四界分明，阅之如身在境中。
- 一、此书仿《聊斋》之意，为花木作小传，非若小说家一味佳人才子，恶态可丑。
- 一、前书八十回后立意甚谬，收笔处更不成结局，复之以快人心。
- 一、此书以大观园起，以大观园结，首尾相应，前后呼吸照应周到。
- 一、书中每于一事一人，承接起伏之处毫无痕迹。
- 一、此书无公子偷情、小姐私订，及传书寄柬，恶俗不堪之事。
- 一、书中嘻笑怒骂，信笔发科，并无寓意讥人之意，读者鉴之。
- 一、读此书不独醒困，可以消愁，可以解闷，可以释忿，并可以医病。
- 一、前书词曲过于隐僻，不但使读者闷而难解，抑且无味，不若此书叙事叙人，赏心快目。
- 一、此书仍依前书口语，惟姑娘间有称小姐者，因乡俗之称无碍于正文，姑存而不改。
- 一、此书开首先写珍珠，作通篇之引线，以宝钗作串插之金针，以彩芝

作结，章法井然，异于前书。

一、篇中难免错落颠倒之处，卷帙浩繁，鲁鱼亥豕，望阅者谅其疏漏。

一、此书以荣府作起，以荣府作结，点《红楼梦》本题，终不离于贾也。

一、卷中无淫褻不经之语，非若《金瓶》等书以色身说法，使闺阁中不堪寓目。

一、此书共计百回，事繁而杂，如提九莲灯，本于一线，不似他书头绪一多，不遑自顾。

一、凡小说内，才子必遭颠沛，佳人定遇恶魔；花园月夜，香阁红楼，为勾引藏奸之所。再不然，公子逃难，小姐改妆，或遭官刑，或遇强盗，或寄迹尼庵，或羁栖异域；而逃难之才子，有逃必有遇合，所遇者定系佳人才女，极人世艰难困苦，淋漓尽致，夫然后才子必中状元，作巡按，报仇雪恨，娶佳人而团圆。凡小说中，舍此数项，无从设想。此书百回，另成格局。

一、此书收笔，结而不结，余韵悠然，留为海内才人，再为名花写照，琪花瑶草，香色常存也。



目 录

第 一 回	幻虚境册开因果	大观园梦启情缘	〇〇一
第 二 回	为恩情贾郎游地狱	还孽债凤姐说藏珠	〇〇九
第 三 回	系朱绳美人梦觉	服灵药慈母病痊	〇一八
第 四 回	稽首莲台万缘独立	相逢萍水一诺千金	〇二六
第 五 回	贾郎君缠绵销宿账	祝夫人邂逅结因缘	〇三四
第 六 回	释冤仇一尊金佛	立心愿两粒明珠	〇四二
第 七 回	老庵主自言隐事	小郎君代说衷情	〇五〇
第 八 回	故作情浓心非惜玉	温存杯酒意在埋金	〇五七
第 九 回	柳夫人感恩归里	贾郎君忤孽修桥	〇六六
第 十 回	庆端阳夫妻分袂	叙家事姑表联姻	〇七五
第十一回	柏夫人船房继女	张姑娘飞弹惊人	〇八二
第十二回	皮老爷无心获盗	祝公子有意邻船	〇八九
第十三回	赠佩盟心绿杨城郭	泪痕留面风雨归舟	〇九七
第十四回	松节度平山奖婿	林小姐石匣埋真	一〇五
第十五回	俏郎君梦中逢丑妇	相思女纸上遇知音	一一三
第十六回	承瑛堂情悲叔侄	瓶花阁兴扫痴婆	一二〇
第十七回	奉慈恩因悲定媳	消郎闷众美联芳	一二八
第十八回	金雀一枝催酒阵	银钩满幅写芳名	一三五
第十九回	魏紫箫灯前鸳谱	周婉贞膝上莲钩	一四三
第二十回	俏姑娘甘心冷淡	冷小姐羞对荷花	一五一
第二十一回	巧语说风情不妨画卯	苦心尝药味慨试鸾刀	一五八
第二十二回	书带姐饮酒讥秀	慈太君尝面怜箫	一六五
第二十三回	说私情耳边絮语	谈苦况窗外知音	一七三



第二十四回	穷侍儿忽然发迹	疯和尚随意高歌	一八〇
第二十五回	介寿堂筹添海屋	瓶花阁泪出情肠	一八八
第二十六回	听佳音私心窃喜	吞小影独解相思	一九五
第二十七回	小郎君伤情抱病	老寿母欢喜含悲	二〇三
第二十八回	慰病儿片言三合	伤往事一泪双关	二一一
第二十九回	石罗汉先失后得	角先生移东补西	二一八
第三十回	感姻亲金陵修屋	重交接荣府谈心	二二七
第三十一回	杜麻子门房寻乐	慧哥儿膝下追欢	二三三
第三十二回	贾平儿洒泪定佳郎	刘大人热心得恒产	二四〇
第三十三回	老尚书思家说梦	小姑娘留客唱歌	二四七
第三十四回	林主管操持售宅	美裙钗谈笑救焚	二五四
第三十五回	会新亲谱联姐妹	重亲谊喜定蟾珠	二六〇
第三十六回	追往事风雨离情	论慈恩芙蓉拜母	二六七
第三十七回	薛宝钗喜接家书	柳夫人寄言志感	二七三
第三十八回	慷慨赠金一人独任	垂涎妙玉众贼遭擒	二七九
第三十九回	薛宝月去尼还俗	夏金桂附体显灵	二八六
第四十回	胡月生感缘订良配	薛宝钗谐语解离愁	二九四
第四十一回	贾珍珠因惊得妹	韩捣鬼为色亡身	三〇〇
第四十二回	脱官司移花接木	免俗套醉酒长亭	三〇八
第四十三回	贾茗烟街前遇故主	祝梦玉梦里见佳人	三一五
第四十四回	薛姨妈无心获玉	王舅母称愿结姻	三二一
第四十五回	甘露寺禅房花烛	介寿堂忍恊会亲	三三一
第四十六回	石夫人重后节哀	桑奶子逞凶撒泼	三三八
第四十七回	周婉贞偷闲说命	梅香月见鬼擒人	三四六
第四十八回	荣国府分金睦族	大观园对画伤情	三五五
第四十九回	贾郎君舟中结秦晋	桂太守堤上拜神僧	三六二
第五十回	梅香月对书奖婿	贾珍珠即景悲人	三七一
第五十一回	云巢庵宝钗题画	金山寺珍珠投江	三七九
第五十二回	对长江王夫人哭女	奠杯酒祝公子悲珠	三八八
第五十三回	蕉雨斋友梅谈遇合	水晶宫月老说姻缘	三九六
第五十四回	如意匠留形换体	清凉观抵足谈心	四〇三
第五十五回	如是园玉梅契合	天香阁桃柳联芳	四一一
第五十六回	结朱陈李宫裁聘妇	续秦晋桑奶子遂心	四二一
第五十七回	王夫人衣锦荣归	桂太守扬帆赴任	四三〇
第五十八回	竺九如失言生嗔	老寿母施恩遣婢	四三八



第五十九回	周婉贞毕命守身	贾珍珠去蕉得弩	四四六
第六十回	桑奶妈失身遇鬼	陶姨娘弄玉生儿	四五四
第六十一回	太夫人欢乐洗孙	小丫头因哭得福	四六四
第六十二回	穷秀才强来认族	老倔妇接去逢亲	四七一
第六十三回	露筋祠众亲会贤母	平山堂遣仆祭佳人	四七九
第六十四回	白云僧踏波救难	珍珠女舞剑联欢	四八七
第六十五回	梅秋琴即景题桥	贾探春因惊见母	四九五
第六十六回	介寿堂感情留客	海棠院戏语成悲	五〇三
第六十七回	重甥女托理家务	拜经忏荐慰贞魂	五〇九
第六十八回	贾探春祝府总丧事	王熙凤梦里说前因	五一五
第六十九回	吊佳人香茶一盏	托义仆重任千金	五二三
第七十回	桂太守款宾念旧	柳公子遇虎招亲	五三二
第七十一回	薛宝书一弹服冯富	桂廉夫折狱斩黄牛	五四〇
第七十二回	凤姐儿转生娇女	梅海珠喜产麟儿	五四七
第七十三回	如是园赏花诗社	介寿堂应命当家	五五四
第七十四回	放风筝寄怀好友	补修楔启订同心	五六三
第七十五回	赏春光群芳联句	驱魔障老道擒妖	五六九
第七十六回	角先生烧断风流账	女道士包去穷鬼魂	五七七
第七十七回	戚大娘虚词骇鬼	柳主事正直为神	五八五
第七十八回	老和尚周游地狱	病夫人喜遇菩提	五九三
第七十九回	如是园宝钗悲玉	秋水堂平儿戏珍	六〇〇
第八十回	送病魔专诚酬愿	答抚育奉派拈香	六〇六
第八十一回	绮姑娘喜逢故友	白云僧戏化金鱼	六一三
第八十二回	财色两空还孽报	火光一片断情根	六二一
第八十三回	荣国府贾兰完娶	苦竹岭柳绪立功	六二八
第八十四回	柳夫人金陵践约	宝姑娘佛阁看花	六三六
第八十五回	甄宝玉迎婚拜岳母	梅香月探井遇神僧	六四三
第八十六回	六如阁群芳游异景	幻虚境姐妹悟前生	六五一
第八十七回	桂侣佺奋拳打鬼	林之孝大笑归神	六五八
第八十八回	得宝刀情深女道士	登将台兵任美佳人	六六六
第八十九回	勇裙钗力敌三将	美公子文闱双捷	六七四
第九十回	太夫人亲劳将士	小书生喜对梅花	六八一
第九十一回	孟瑞麟草堂花烛	祝梦玉果掷新郎	六八九
第九十二回	独对寒更英雄遇美	同归故里娇女思亲	六九六
第九十三回	狗军师定谋折将	沙塞鸿被擒得夫	七〇四



第九十四回	感多情狐仙报德	诛反贼女将成功	七一二
第九十五回	一战成班师奏捷	十万贯旧产還元	七二五
第九十六回	祝太君寒宵舍金帛	松公子黑夜识英才	七三四
第九十七回	景福堂合欢旦节	如是园庆赏元宵	七四一
第九十八回	验神数珠还合浦	争奇胜衣出天孙	七四九
第九十九回	上青坟不忘贞友	来旧宅情感故人	七五六
第一百回	五枝花同归荣国府	十二钗重会大观园	七六四



第一回

幻虚境册开因果 大观园梦启情缘

尝闻洪蒙初判，别为天地，分阴阳造化五行而生万物。造化者，即天地阴阳万物之情；因情而化，充乎天地。是天地间，无物无情，无处非情。即如顽石，乃蠢然不灵之物，何以言情？但闻生公说法，尚且感而点头。以此论之，情之一事，乃万劫不磨之物。

闻上古时，大荒之外无稽崖青埂峰前，有女娲氏所炼补天之石，历劫通灵，转过一番人世，自以为情缘了却，并无拘碍。谁知灵河岸上绛珠仙草，同那幻虚宫里的瑶草琪花，欲报灵石荫庇之恩，纷纷转世以情报情。

那青埂峰前的灵石，被空空道人携向金陵，投于贾氏，衔玉而生，名曰宝玉，为荣国公之孙，工部贾政之子。年方弱冠，大为情障所迷，几致因情而死。其间，情之最极者，如林黛玉，竟以情逝。其他如晴雯、紫鹃、秦可卿、史湘云、柳五儿、金钏、麝月、袭人、香菱、妙玉、薛宝琴诸美人，情障愈深，情根愈固。惟薛氏宝钗，不为情染，独开生境。后来，黛玉一花先萎。宝玉万念皆灰，又见诸美人云散风流，相将谢世；秋闱战罢，披发入山，飘然长往。惟袭人另有孽缘，不能自己，出嫁蒋郎。其余红粉朱颜，半埋芳草。荣府中自贾政去世之后，只有宝玉之母王夫人暨长子贾珠之妇李氏官裁、宝玉之妇薛氏宝钗，姑媳三人相依为命。

大凡神仙降世，与那些琪花草石姻缘偶而游戏人间，不过如此。后人不知，复有黛玉复生，晴雯再世及大观园添出许多蛇足。其然，岂其然乎？实难凭信。因偕空空道人上穷碧落，下及黄泉，旁至大荒之外无稽之崖，搜访神瑛、绛珠暨诸美人去来之事。时在青埂峰前遇赤霞仙子，笑谓余曰：“君等欲知神瑛之事乎？盍往幻境为卿言之。”空空道人应诺。相将而往，至虚无之境，缥缈之台，藉花而坐。

仙子曰：“神瑛当日转落人间，恐其不解情旨，是以令吾妹可卿开其情障，以了尘缘。谁知伊等为风月所迷，结成情劫，难以遽解。因金陵十二钗，本系有情无缘，难以强合。今既有情缘，须当配合。即将伊等未曾合体之元神，在他们未了之前，另又转世，令十二钗遂其情愿。此时又当相会之时矣，世人不知，讹以为黛玉还魂，晴雯再世，人间安得有此？实为笑柄。因君等是情祖门人，同是会中之友，不妨将十二钗另生之册相示，庶知‘后

梦’之诬也。”空空道人接册在手，细细翻阅，恍然大悟。

原来祝梦玉是宝玉后身，松彩芝为黛玉后身，竺九如是史湘云后身，郑汝湘系秦可卿后身，桂蟾珠为紫鹃后身，鞠秋瑞系香菱后身，梅海珠为晴雯、掌珠为宝琴之后身，芙蓉是麝月、芳芸为金钏、紫箫系柳五儿、韩友梅是妙玉之后身。袭人孽缘未消，不须转世。其他如周婉贞为凤姐之后身，祝修云为鸳鸯之后身，薛宝书系雪雁之后身，郑文湘为司棋之后身，孟瑞麟系尤三姐之后身，冯佩金为尤二姐之后身，素兰是晴雯之嫂吴贵儿之妇后身，松寿为柳湘莲之后身，柳绪系秦锤之后身，顾玉书是迎春后身，钟晴为贾瑞之后身……空空道人正看之不已，仙子将册收去，笑道：“伊等转世姓名不妨相示，以解君等之惑；其离合悲欢一段事迹，不可预泄，归去时当必知之。‘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也。”空空道人言下大悟，再拜稽首而去。从此寄迹人间，放情诗酒。

一日偶往荣府经过，遇一老人策杖而来，空空道人叩以贾府之事，老人说道：“自从宝玉去后，他父亲也就不久谢世；如今门庭冷落，车马已稀，非复旧时光景。府里只有王夫人同珠大奶奶、宝二奶奶婆媳三个，环哥儿、兰哥儿，还有琏二爷夫妻二人，如此而已。你问他有何话说？”道人答道：“我闻得人说，宝玉回来，黛玉复生，晴雯再世，大观园依旧当年景象。不知然否？”老人笑道：“这是那里话来？宝玉不来的为是。古今无不散的筵席，宝玉若来，这一局散棋如何收手？真不自谅也。”空空道人听罢，鼓掌大笑而去。

原来荣府自贾政去世之后，已将二年。王夫人悲伤成病，终日在床。内里家事系李宫裁一人管理，外间事务仍托贾琏。其旧时之艳姬美婢一个也无，大观园久已荒废。贾环、贾兰在京外从师课读。宝钗所生之子慧哥儿，朝夕在王夫人房中解愁释闷而已。昔年歌馆楼台、美人香草，真是一场春梦。正是：

人生十事九堪叹，春色三分二已空。

如今且不言贾府的风流佳话，单讲那侍儿中花氏袭人，自宝玉去后，王夫人放他出府自行择配，随就嫁了蒋玉函。谁知红颜薄命，做亲未及一年，蒋玉函身故，又无公婆儿女，孤身无靠。他哥哥、嫂子要将他转嫁，知道蒋玉函丢下有数千两银子，袭人衣服首饰连自家私房也有千两。他哥子花自芳想他年轻轻的，那里守得住。因此并不向袭人说明，竟与一个拉皮条作牵头的陈二麻子商量，说他妹子要前走一步，只要找个合式对头，他有三千两现银带去，还有衣服首饰也值得一二千金。

陈二麻子听说，十分动火，说道：“有个主儿曾托过我好几磨儿，要娶个人。这人姓龚，原是议叙候选，现在就要分发试用的老爷，年纪约在



四十左右，也是南方人，做人和气。他的亲戚也有做京官的，也有做外官的。这门亲事倒还不错。”花自芳道：“既有如此对头，也就很好。我也不说别的，只要五百银财礼。办成后，谢银三十两。他那边谢你多少，我全不管。”陈二麻子道：“谢不谢咱们再说，且约定日子，叫他们对面相看。两边都愿意，咱们再说那一层的话。”花自芳道：“这就难了，我家妹子从来不见外人，况且又是他的亲事，更不用说躲的没有影儿，还肯当面对相看吗？这事断不能行。”陈二麻子笑道：“这话只好你自己说，且不用说别的，就比着是你，也要瞧瞧人合式不合式，没有说人也不用瞧，凭着咱们说就办得成的。”花自芳想了一会，说道：“我有个主意，你想想使得使不得；你若说这个主意不好，那就不用办了。”陈二麻子道：“你说我听听瞧。”花自芳道：“后日是我母亲三周年，我妹子请大悲院的南僧来家念经，他一早回来。你同那位老爷只说来与我母亲做周年，说不得叫他破费几个钱，备分礼来，咱们留他吃斋，多坐会子。我妹子出进拜佛跪香，又不避人，两边都可瞧见。你说这个主意可好？”陈二麻子点头道：“这主意倒很好，我去约会那位老爷后日来罢。”说毕，彼此散去。

到这日，陈二麻子果然同那龚老爷备着一分厚礼送来，花自芳故意再三称谢。袭人在堂屋里瞧见，只道真是来做周年的，对花自芳道：“留他吃面。”龚老爷趁势过来作揖，说道：“些须薄礼，不过是敬老太太的一点诚心，实在抱愧，那里还敢叨扰。”袭人一面回礼，急忙退了进去。龚老爷见袭人一身素缟，越显得十分标致，对他说话不觉出了神去，站着动也不动。

陈二麻子恐袭人着恼，连忙同花自芳过来，邀龚老爷到棚底下去让坐用茶，心中才定。陈二麻子轻轻问道：“如何？”龚老爷连连点头道：“人很去得，再没有这样标致的了！还摆着一脸福气，举止大方。不必多说，在你身上，办成总谢。”陈二麻子道：“这里不便说话，咱们出去商量。”两个人辞别花自芳，一同出来，到茶馆里商量一会，彼此分手。

次日，陈二麻子去见花自芳，说：“那位老爷一定要办这门亲事，依着你送五百两财礼外，还要格外奉谢。他说一有地方，定要请你这舅爷、舅奶奶同到衙门去享福，尽你逍遥自在。”一夕话将花自芳说的十分欢喜，满口应承道：“这事在我身上，包你妥当。”陈二麻子忙在怀内取出一个盒子，递与花自芳道：“这里一个帖儿，是那龚老爷的履历八字。盒子里是一枝金蝴蝶、一枝碧玉并头莲，与你妹子插在头上。还要你妹子随身带的一件东西，不拘新旧，拿去回他。不过一半天，就要做亲。”花自芳大乐，叫陈二麻子且在茶馆里坐着等信，他拿着这些东西急忙跑到后屋里来。

袭人才梳洗完毕，见花自芳进来，说道：“哥哥你快去叫车，我要回去，家里没有人，昨晚惦记着一夜不曾合眼。”花自芳嘻嘻笑道：“不相

干，吃过早饭再家去。我这会儿正来与你道喜。”袭人问道：“什么喜？”花自芳道：“自从妹夫去世，我同你嫂子成天价与你打算，想你十八九岁的人，那里守得住？别说是我穷，就是我过得，我也不能养你一辈子。况且你家又没个长辈，连个有年纪的人儿也没有，就是你带着一两个丫头同那个老妈儿，也算不了事。我要接你回来，家里又没有多的房子，我也要打算地出去跟官。我若出去，还有谁来照管呢？前日我同向来做媒的陈二麻子商量，叫他有对路的亲事，与你说一家也好。谁知他有个相好的龚老爷，原是候选、现在就分发试用的官儿，正要娶头好亲事，因此他昨日备礼来同你对面相亲，说了一会话。那个人虽是年纪大些，人品儿倒也瞧得过。你一过去，就是一位太太，连我也沾你的光，谁不叫我是舅老爷？他昨日瞧见你，欢喜了个受不得。今日一早就将履历八字，还有两样首饰，叫陈二麻子送来与你插戴。”

袭人听说亲事，已经气极，再听见“插戴”二字，面色皆变，浑身发抖，只得忍住，假意笑道：“东西现在那里？”花自芳慌忙递将过去。袭人接在手中，走到桌边，将盒子打开，取出那两枝花来放在桌上，顺手取起一个茶碗，照着那两枝花上就是几下。花自芳急忙来抢，那玉并头莲早已砸碎，金蝴蝶打了个精扁，茶碗也成七八块。又将那个履历八字扯作条儿，一面扯着，放声大哭，十分悲恨。花自芳弄的没有主意，说道：“成不成由你，仔吗将人家的东西砸个稀糊脑子烂？你不愿意，将原物还他就完了。这会儿将他的东西庚帖，砸的砸，撕的撕，还不了他，这头亲事我瞧着倒做定了。”袭人听花自芳所说甚是有理，不该一时孟浪，砸坏东西，看着这事倒难收手，心中想道：“不如一死，以了这段冤业。”登时把心一横，拿起桌上的破碗片子，在脖子上一抹。花自芳骇的手忙脚乱，赶忙来抢，见袭人已是鲜血淋漓，将一件白布衫子都染作大红。花自芳赶忙抱住，急的乱喊乱叫。他嫂子董氏正做着早饭，听见兄妹两个又哭又喊，赶忙跑进屋来。见袭人满身是血，在这里寻死觅活；他男人拉住手，死也不放。

董氏忙上前拉着，问道：“妹妹这是为什么，好好的要寻死？”花自芳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董氏道：“妹妹本来忒也什么些个，愿意不愿意，一句话儿就是了，又何必动这样大气，将人家的东西糟蹋了，这怎么好呢？”花自芳嚷道：“你还要多说！我刚才提了一句，他就要寻死，抹脖子，谁还管东西？”袭人哭道：“原来你们夫妻两个成日在家里盘算我。我不嫁人，碍着你们的什么事？今日我把这条命交给你们两个罢。”说毕，将头乱碰，夫妻两个那里拉得住，急的花自芳道：“我的老祖宗，你饶了我们罢！以后你的事，我再也不敢提了，随你死活存亡，我全然不管。从今以后，再不来接你，只求你老太太开恩。”袭人哭着道：“既是这样，你就去叫车送我



家去。”

花自芳连忙答应，叫董氏先去找条汗巾与他围脖子，一面赶着就去叫车。董氏要将他血衣换下，袭人再三不肯。夫妻两个想来强他不过，只得依着，替他拿了包袱并梳头盒子，扶去上车。那赶车的老张倒骇了一跳，问道：“二姑娘这是怎么呢？闹一身子的血。”花自芳赶忙答道：“抓破了脖子上的肉瘤，淌有一盆的血。”一面说着，扶袭人上车，将包袱、盒子放在车内。花自芳跨上辕儿，一直望大路而去。

走不几里，袭人在车远远瞧见荣府，心中想道：“我虽回家去，他们未必死心。况我又砸碎东西，那头亲事如何就肯丢手？一定另有风波。我是个孤身弱妇，如何敌得他过？不如到府里去见太太商量主意，也好死他们的念头。”主意想定，对花自芳道：“我要到府里去走走，将车叫住。”花自芳道：“且回去换过衣服，歇歇再来。”袭人道：“我定要就去，等不得回家再来。”车已到贾府门首，袭人对赶车的道：“老张，你将车邀住，我进府里去。”花自芳想来强不过，也就跳下来，将车一直赶进大门。

此时荣府把门的只有一个老赵，认得是花姑娘，让他一直进去。荣府自贾政死后不过两年，尚未满孝，以此袭人身穿孝服，可以进府。袭人来到上房，那些姑娘、嫂子们见他一身是血，含着两眶眼泪，彼此吃惊，赶忙问明缘故，一同进去。

王夫人抱病日久，未能下炕，靠在枕上与宫裁、宝钗三人闲话。袭人走至炕前，对着太太跪下，发声大哭，说道：“求太太救命！”王夫人姑娘见他脖子上围着汗巾，半身是血，大为惊异。吩咐将他扶起，问道：“这是什么缘故？”袭人遂将昨日与母亲作三周年脱孝念经，哥子花自芳私自约人相看，今日竟来插戴，以此气忿，将那东西砸碎，庚帖扯坏，自家情急刎刎，欲寻自尽的话，从头哭诉一遍，要求太太作主救命。王夫人说道：“花自芳固然不是，你也过于心急。应不应由你，何必将那个人的东西毁坏，成什么道理。那一家又如何肯依？你很打错了主意。”袭人道：“那些东西我情愿赔他，只恐我哥哥心肠不死，又想出别的主意。那时断不能依他，一准送定这条性命！”宝钗道：“听你这话头儿是不愿意再嫁，但是孑然一身，亦非了局。倒不如搬进府来，同我做个伴儿，倒还安静。如今你是客人，不能像当年看待；不过是咱们这会儿的日子不比原先老爷在时，诸事清淡，只要你过得惯就是了。”王夫人道：“后面日子正长，你又年纪忒小，十八九岁的孩子，那里说得这个‘守’字。不过是终身大事，安顿最难，花自芳未免过于任性草率。我见你这样心志，也很欢喜，自然要替你作主。”袭人道：“太太恩德如天。如肯收留，实同再造，情愿终身靠着太太，再无他意。”李宫裁道：“太太作主，自然必叫你终身如意，断然不错。你倒很可